

记忆深处

一人办报

1993年,一项充满挑战又饱含机遇的任务悄然降临——我受唐山市第五轧钢厂乔宁厂长的邀请,为该厂创办一份小报——五轧之声。

对我而言,办这份报纸,从策划到执行,从采访到撰稿,从编辑到印刷,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亲力亲为。

对于我这个没有丝毫办报经验的基层通讯员来说,办报的困难可想而知。当时,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“三难”——采访难、编辑难、印刷难。但是,随着时间的推移,工作的深入,这些难题都被一一破解了。



破解“采访难”。我运用了多种形式的采访手段:上班与业余穿插,上层与基层兼顾,面上与点上结合。在面上采访时,我穿梭于轧钢厂的每一个角落,与工人们面对面交流,倾听他们的故事,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。在点上采访,我充分考虑到一线

工人的作息时间,有时选在工作交接时,有时把采访对象堵在厂门口……由此得来的那些关于技术创新、安全生产、团队协作的生动案例,如同一颗颗璀璨的珍珠,被我小心翼翼地串联起来,展现在小报的版面上。

破解“编辑难”。我向《唐山劳动日报》的老师虚心请教,力求版面简洁大方、美观清新;我请当语文老师的朋友把关,努力减少语言方面的错误;我恳请工作细心、办事认真的同志帮我校对。

破解“印刷难”。按最初的设想,小报采用双面印刷,这

样不仅开销大,而且周期长。由于条件所限,我将报纸的所有内容集中到一页,由原定的双面印刷改成单面印刷。

厂报虽小作用大。它不仅深受企业员工的欢迎,还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。有的报道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,并作了批示,一些内容还被《华北民兵》《唐山劳动日报》刊载。

半年后,伴随着企业改制,小报停刊了。可是这份小报不仅锻炼和提高了我的工作能力,也见证了唐山市第五轧钢厂那段辉煌的历史。

艾立超/文

进城卖大蒜

一提起大蒜,我的思绪就回到过去清贫的日子。

考大学之前,我家的大蒜丰收了。那年,蒜商收购1斤大蒜才给八九分钱,父亲舍不得卖。当我收到师范学校录取通知书时,得知开学要交几百元学杂费,父亲决定去城里卖大蒜,多挣点钱。

我们村离县城有30多公里路,父亲要拉着满满一车大蒜赶路。想着父亲太辛苦了,我要求和他一起去。傍晚,父亲把十多袋大蒜装到车上,和我说要早早休息,夜里12点准时出发。

睡梦正酣时,父亲喊醒了

我。在一段坑洼不平的土路上,父亲把攀绳套在肩上,尽力向前倾着身子,一步步前行,我在后面使劲推。小车的两个轱辘碾过沟沟坎坎,发出“吱扭吱扭”的声响。

终于到了公路上,我替父亲拉车,父亲在一旁推着。公路硬实平坦,拉起来比较轻松。

“啥时候能到城里?”我问。

“天亮就到了。”父亲说。

“离天亮还有好几个小时呢。”我心生恐惧。

“走一步就离城里近一步,走的时间长了,自然就到了。”父亲的话很朴实。

到一个小镇,父亲替下

我;过了镇子,我替下父亲,如此往复。路上,父亲给我讲他第一次去城里的见闻,讲他在部队训练的艰苦,讲他在外独立谋生的日子。漫漫长夜,我们经过一片又一片田野,穿过一个又一个村镇。

天亮时,我们赶到了县城菜市场。父亲找了一块空地,搬下两袋大蒜,大声吆喝起来:“大蒜,大蒜,自家种的大蒜,便宜卖啦!”我站在父亲旁边,看着城里人来来往往,巴望着他们都来买大蒜。有位老婆婆来到我们的摊位前,买了5角钱的大蒜,因为是第一份生意,父亲还送给她一头蒜。有个开饭

馆的老板,一下子买了两袋大蒜。父亲称蒜、算账,我收钱、找零。看着袋子的大蒜越来越少,包里的零钱越来越多,我浑身的疲倦一扫而光。到了中午,车上还剩下三四袋大蒜未售出,考虑到回家还要走几个小时,父亲低价把剩下的大蒜卖给了一个菜贩。这样,我才有了上学的费用。

赵秀坡/文

编辑提醒: 本版来稿要求内容与本人相关,真实、可信,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:limengcts@sina.com

似水流年

罐头

大概十二三岁时,我在河边见过两个钓鱼的工人吃午饭,他们面前摆着一瓶开了盖的大肉罐头。这是我最早认识这种浮着一层洁白油脂、以大块猪肉为主的美食。

后来上高中时,我们几个同学凑了一块多钱,买了一瓶大肉罐头,一起分着吃。那时候倒品出这罐头有多“滋味悠长”。

真正好好“品味”罐头,是在我参军入伍后。刚当新兵时,有一天我和两个战友外出,在路口的小卖部里,见到了一个和搪瓷盆差不多大的罐头。我正在心里盘算着“等有钱了买一个尝尝”,其中一个战友已经掏出七块钱,果断把它买了下来。要知道,那时候我们一个月的津贴才十二块,敢花一半多的钱买一盒罐头,确实需要不小的魄力。那大铁盒装的是有名的道口烧鸡,我们用水果刀撬开盒子,你一块我一块地很快就吃完了。说实话,这罐头的味道和刚出锅的烧鸡差远了,但因为是第一次吃鸡肉罐头,当时那种幸福感和获得感,比后来吃的任何一种罐头都强。

退伍参加工作后,领工资了,买几瓶罐头吃成了平常事。现在生活好了,一年四季都有新鲜水果可吃,超市里琳琅满目的罐头,对我渐渐失去了吸引力。这背后的原因,其实是日子真的过好了。

李勤安/文

图说
核心价值观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节俭传下去 中国万年福

河南舞阳 张新亮作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

图说往事

集训合影

1963年,我担任邯郸峰峰矿区医药公司民兵副指导员。12月,我应邀参加了峰峰矿区武装部举办的民兵政治集训班。集训结束后,我(图中左一)和同宿舍的几位同志合影留念。

石贵生/文并供图



朝花夕拾

童年“开火车”

上世纪七十年代,我上小学。那时老家生产队饲养室的东北角有个100多平方米的土场,土堆得像小山一样,用来填牲畜圈,土场中间有个10来米长的坡,坡下每天都放着两辆架子车,供饲养室的人拉土填圈用。这个土场成了我们平时玩耍的乐园,架子车也成了我们的“玩具”。

一天午后,我们几个同学去土场玩“开火车”。这个时间,饲养室的人正在家里午休,没有人阻拦。我们偷偷来到土场,商量着如何进行这场“开火车”游戏。

我们把架子车拉上坡,车轱辘对车轱辘连在一起。“司机”坐在后面架子车中间,双手抓住前面架子车的两个车轱辘,其他人分别坐在前后两辆架子车上。“司机”说声“开始”,我们便一齐模仿火车“呜呜”的鸣笛声。那声音在土场回荡,仿佛真的有一列火车即将出发。我们的“火车”由慢到快朝坡下驶

去,我们坐在车上,感受着速度带来的刺激,欢笑声、尖叫声交织在一起,充满了整个土场。当“火车”平安到达目的地时,我们高兴得手舞足蹈,仿佛刚刚完成了一项神圣的任务。

在“开火车”的过程中,我们还学会了如何相互配合,在团队中发挥自己的作用。每一次“开火车”成功,都让我们更加团结,更加默契。

最后一轮轮到当“司机”。我虽然学习比他们几个好,但动手能力远不及他们。我小心翼翼地坐在“驾驶”位上,双手紧握车轱辘。在“火车”行驶过程中,我紧紧地盯着前面的路,努力控制着方向。等到把“火车”开到目的地时,我早已汗流浃背,两腿发软。但看到伙伴们为我鼓掌时,我的心里充满了成就感。

如今,童年早已远逝,但这段美好的回忆,永远珍藏在我心底。

赵学潮/文